

# 爱的初舞

王石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47.  
63

# 爱的翔舞

王 石

•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黄冈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125印张 118,000字

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8,3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290 定价：0.47元

---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青年张羽奋发自学及其爱情生活的小说。作品将往事和现实，集中在十几天的时间内加以表现，显得十分紧凑。张羽是一位很有个性但未被理解的青年，他待人真诚、心地纯洁。后来，他的锲而不舍、自强不息的精神终于感动了他周围的人，并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同志们的信赖，走上了专门从事公路设计建设的研究岗位。小说针砭了社会上某些轻视人才的生活和思想中的不正之风。在写法上，作者没有追求情节的离奇，而是着力塑造具有个性的人物、注意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。因而，小说中执着而纯真的张羽、美丽而朴实的宋玲、聪明而有点俗气的冯小玉、幽默而敏锐的容良杰、过于严肃拘谨的唐志成等，都显得个性鲜明，栩栩如生，读后使人感奋，给人以向上的力量。作品感情真挚，语言明快，含蓄幽默，耐人寻味。

---

谨献给那些勇于开拓、不甘寂寞地在崎岖的小路上攀登的自学者。

---

……在我，没有能上大学，恐怕是永久的遗憾。也许，正由于这永久的遗憾，才使我永久的渴望读书、永久的奋力进取。假如失去了这永久的遗憾，也许会同时失去那永久的“渴望”和永久的“奋力”……怠惰常常是美满的孪生兄弟——就让我保持这永久的遗憾吧，因为，我永远需要战胜怠惰的武器！

——本篇主人公、一位青年的心声

人，总是在莫名其妙的时刻，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：

柔嫩的薄雾、舒卷的轻云……翻滚流动，飘忽迷离……

高速公路、立体交叉桥……若隐若现，若有若无……  
汽车飞驰，飓风吹动着唐志成花白的长发。他站在敞篷车上，西装革履，胸前佩戴着红色的、精巧别致的方形代表证。

我是怎么到这车上来的？这是在中国的什么地方？好象没来过。唐志成看了一眼两边飞掠的高可擎天的楼群，惶惑不解却又有几分莫名的欣慰……

车好象是突然刹住了。

眼前，呈现出一个壮阔雄伟的大广场。人头攒动，密密匝匝。广场上空，两幅大标语：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的设计者是自学青年张羽！党委副书记唐志成的大方向是正确的！

……奇怪，这标语也是不伦不类。蓦然，通向广场中心的大路上，张羽走来了。秘书跑上前介绍：

“这就是高速公路的设计者张羽同志。”

“还用介绍吗？老熟人了！”唐志成想笑，但笑容立刻凝固了。

张羽穿着米黄色涤纶军干服，衣装褶裥清晰；可是，他的头发却是异常的蓬乱——象孩子们玩的鸡毛毽子；尤其是他的唇角朝一边扯动着，浮动着一丝嘲讽而傲岸的冷笑。更使唐志成惊奇的是，他的声音，好象不是从他的嘴里，而是从广场上空那个高悬着的喇叭里传出来的：

“你来干什么？当初，你反对我调到高速公路研究室，还说我没读过大学，不够格；现在出了成果，你倒会来凑热闹？你凭什么来参加这个会？凭什么？！——你说！！”

“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你听谁说的？”唐志成感到舌头有些不灵活——是的，我说过这话吗？记不清了。好象没有。是的，没有。

张羽冷峻地盯着他，随即，又怡然自得地一笑：

“你女儿宋玲告诉我的！”

唐志成定睛一看。宋玲，自己的女儿，笑吟吟地，穿着飘然拂地的乳白色的连衣裙，头上披着乳白的纱巾——恍如照相馆橱窗里那些结婚照上新娘的装束。她紧紧地挽着张羽的手臂，只是笑，不说话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女儿，她比张羽小九岁呀！

唐志成不顾一切地抓住女儿的手，使劲地摇：

“你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！”

……床上，宋芳被丈夫摇醒了。她挣脱了丈夫抓着她肩膀的手：

“干什么呀！”

哦，原来是梦！唐志成睁开了朦胧的睡眼。窗外涌进

熹微的晨光。他呆呆地看着妻子。是的，做了一个奇幻、玄惑、不着边际、莫名其妙的怪梦。

他还记得，昨天下午，秘书将一份北京来的公文给他。公文的内容是：公路总局筹建成立高速公路研究室，着手进行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的设计资料准备工作，因此，要求各地公路设计院选派一名年轻的技术人员，当然，必须是大学毕业生。这样一件事，怎么送到他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的案头？他责怪地瞥了一眼年轻的秘书。机灵而精明的秘书明白他的意思了，朝他和缓地一笑：

“您上次在党委扩大会上说，凡是调我们公路设计五院的人才，都由党委亲自审定。”

哦，唐志成想起来了，那是党委书记兼院长调走不久，他召集的扩大会学习了一个重视人才的文件，他作了一次即兴发言，是说过这个话，当时，还获得了一片掌声哩。他朝秘书点点头。尔后，他又去了技术科。公文上有几条建议，其中一条要求选派人员最好懂日文——因为日本近几年高速公路发展很快，技术上有许多可取之处。有人提到张羽，可他不是大学生——虽然他自学了包括日文在内的三种外语。唐志成记得自己当时并未表态，只是未置可否地一笑。当然，笑的同时，脑子里似乎闪了一下：“这个人不行吧……”仅仅是一闪即逝。他并没有再去想它。可是，这下意识的一闪，怎么竟铺衍成这么一个怪诞而又完整的梦……

是的，昨天他还收到女儿宋玲的来信。于是，这梦中又出现了女儿……唐志成简直不敢往下想了。他见妻子正

痴痴地望着自己，便一笑：

“做了一个古怪、可怕的梦……”

“算了，我不听！”宋芳一下搂住了他的脖子。

妻子虽然比他小十几岁，可也有四十多岁了，却还是显得这么娇媚，还是当年人们称呼的“骄傲的公主”的韵味。他吻了一下妻子的额头。妻子嫣然一笑，说：

“没关系，梦，都是反的。”

是的，是反的！不然，女儿和张羽怎么会扯到一起？荒唐！

宋芳从枕头下拿出了女儿的信。女儿曾是待业青年，高考差一分落选了。没办法，由于高等院校的容量，只能录取毕业生的百分之四，因此注定有百分之九十六的绝大多数青年成为“待业青年”，半年前，他们送女儿进了一所大学办的公路测量培训班。刚刚毕业，又安排在五院。他们很希望独生女儿回到身边。可是，女儿太任性了，她直奔测量队报到去了——院里的青年测量队正在离她大学不远的地方勘察。信中都说了。女儿这回是“先斩后奏”。咳，女大不由娘。宋芳却不放心。信都被她揉皱了，看一遍，叹一口气。

淡蓝色的窗帘抖动着，卷进来一阵清凉的晨风。窗外的石楠轻轻地摇曳着，时而飘落一两片红叶。这时，外面传来几声汽车喇叭的鸣叫，接着，有人喊宋芳。

宋芳推开丈夫，一下子坐起来：

“许萍来了，她今天去汉口，我顺便去一下，买几瓶银耳珍珠霜和美加净古龙香水，给玲玲寄去。”

“你呀，不要娇惯了她。”

“偏要！”

宋芳在穿衣镜前梳头。倏然，她象想起什么似的，盯着镜子里的唐志成说：

“喂，你们院里，有个叫张羽的吧？”

“怎么，你也认识他？”

“听说呗！人家自学多年，你怎么不让人家参加工程师职称的技术考核？”

“谁告诉你的？又是许萍！……她跟我说过，我已经告诉她，叫张羽到办公室找我，可他没来。我说，这些人的话，你少听点，行不行？”

宋芳用手指戳了一下唐志成的额头，说：

“忘恩负义！那几年，你挨批挨斗，不是她爱人马习武，你怕早给整死了！现在倒好，把人家给扔了。”

“个人恩情是个人恩情，不能代替原则，伙计——”

“谁是你的伙计！”妻子瞪起了娇嗔中隐伏着怒气的眼睛，“告诉你，我已经答应人家了！”

“好好好，我认输。”唐志成讨好似地一笑。在漂亮而年轻的妻子面前，他常常是谦让——这已经成为习惯，人的习惯是很难改的。好象他向她求爱的第一天，他就注定要有这习惯似的。

他们是在武汉刚解放认识的。那时，宋芳十八岁还未出头，在协和医院当护士；唐志成随军南下负伤，住进了协和医院。她是负责护理他和其他几位伤员的。他立即看上了这位细心而温存、漂亮而年轻的白衣少女。爱情驱使

他找了医院的领导——他的一位战友。那战友欣然同意给他们做“月老”。他当然是十二万分的高兴。宋芳呢，崇敬他的英雄事迹，但一看比她高出一头的大个子，一脸的络腮胡须，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还大——本来已大十几岁了。她反复思忖，踌躇未决。一天傍晚，她在病房外的回廊徘徊，脑子里几个“自我”在搏斗着。她漫无目的地走着。蓦然，她在拐角处骇然站住了——暗影里站着一个黑大汉。她定睛一看，正是他！她好多天都没敢看他的脸，这才发现他瘦了不少。他嘴唇抖动着，想说什么，又说不出。她悄悄地朝后退了几步，就在她准备转身的一瞬，他说话了：

“宋……你可以吧……？”

“你能保证……对我好么？”她的声音很轻。

他点点头。她却轻轻地摇了摇头。手足无措的他，忽地跪下了一支腿，一双粗大的手臂抱住了她的腰，头无力地靠在她高高的胸脯上……终于，她答应了他。他们结婚了。三十多年的夫妻生活已经证明，唐志成对她的爱不仅是一往情深，而且百依百顺，平时尽量地依着她，让着她。连仅有的一位独生女，都是跟着她姓宋。不料，这一点竟被某些人“趁虚而入”。有事找唐志成没办通的，便趁他不在家时，找宋芳说情。宋芳多半是“来者不拒”——她因此在五院宿舍区声名大震。弄得唐志成有时很被动。不过，原则问题，他是把得住的，只是回家再编点理由“蒙混过关”，或者说“研究研究”。

现在，她又私下答应了别人。好在问题不大。他轻轻

地拍拍妻子的肩膀：

“好，我可以考虑……行了吧？”

妻子笑了，一下子扑进他宽厚的胸膛，轻轻地摩挲着。

“喂，写封信，叫女儿早点回来。”

“我说，让她出去锻炼一下也好，别……”

“不行！——你们那些个跑野外的，我还不知道，粗俗、野蛮、油滑！让女儿和这种人一起，我不放心！”她抬起头，看着丈夫——用她那“骄傲的公主”的痴情的眼睛，声音突然变得轻柔：“答应我，嗯。”

窗外，响起了汽车喇叭声。接着，是许萍的呼喊。

## 二

长途公共汽车在山脚停下了，宋玲第一个跳下车。

她拎着沉重的大提包，身子歪向一边，吃力地踏上了迤邐如细带般的山路。

太阳挣脱了山峰上那深灰色的条云，辐射出刺人眼目的光柱。路两边，松树和枫杨都显得无精打彩。空间升腾着颤动的水蒸汽。

宋玲将提包换了个手，掏出香喷喷的花手帕，一边擦汗，一边抬头望了一眼伸向林间的细路——那是人们用脚板踩出来的。整个山上，生满了蓬密的蒿草、忽密忽疏的

树木。

她步履蹒跚，疲惫不堪地在陡坡上爬着。在车上，她已经问过路，爬过这山，就到测量队驻地——青石坡了。

走了一会儿。宋玲大汗淋漓，浑身燥热，内衣贴在身上，胸部感到压抑难受。她放下提包。四下一扫：没人，静悄悄的。她将长辫甩在后背，利索地脱下了谷黄色的春装。

她低下头，下意识地扫了一眼衬衣里突出的胸部。这两年，她发现自己变化很大。在大学培训时，她曾为此感到害羞，将胸部束得很紧。那天，同寝室的冯小玉看见了，告诉她，这样会得病的。她又不敢束紧了。冯小玉和她差不多大，可是，处处都象她姐姐。她也很听冯小玉的——因为冯小玉很聪明，学习成绩也是出类拔萃的。

“嗯，线条不错……”近处传来一位男子的声音。

宋玲惊骇四顾。

一只云雀引颈长鸣，从一株松枝上呼地腾起。她朝林子里定睛一看，顿时，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。

从树丛的空隙里，她看见了一头蓬松的男人的乱发！

因袭的羞怯心理和原始的自卫本能，使她后退了一步，双手交叉着护卫在胸前。

那如野草般蓬乱的头发，一定是覆盖着一张狰狞贪婪的面孔！

奇怪，那头，一动也不动。她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凝然不动的头，悄悄地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，蹑手蹑脚，屏息凝神地走了过去。

一步，二步……她终于看清了：那果然是一位男子。他背对着小路，坐在乱草中的一块青石上，全神贯注地在读一本杂志——全是日文，打开的那一页，是一幅高速公路的曲线图例。

她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。忍俊不禁地笑了。

那人惊觉了，转过了头。

一张黧黑而清癯的长脸，颧骨很高，头发是蓬乱的，顶门心几绺头发，象小孩玩的鸡毛毽子，翘得高高的。棱角分明的唇角，朝一边扯动着，与面部肌肉组合成一个类似讥讽的笑纹，使人感到有点难以接近。此时，他那双不大的眼睛，正惊讶地望着面前这位从天而降的少女。

沉默与惊诧中，两人四目相对。她的眼睛里流动着清亮的小溪，澄澈见底，恍如婴儿的眼波，直直地望着人——漂亮而不娇媚。尤其是那一对漆黑的辫子，又粗又长，在腰间拂动着，更映衬出她丰韵绰约的身段。他觉得她有点面熟。不过，她是那样年轻——从她显得有点单薄的体态和丰腴的胸脯，可以看出她是正处于豆蔻年华的妙龄少女。他们在哪里见过面的呢？

宋玲连忙扔掉了手中的石头。她看见对方工装上几个字：第五公路设计院。她对他抱歉地一笑：

“哦，……我以为您在树林子里……”她不知该怎么说下面的话，不好意思地嫣然一笑。

“你的‘以为’不错，我是在树林子里……对了，我们不是都在树林子里吗？”那人说。他眼睛狡黠地眨动着，——他在捉弄姑娘的困窘和笨拙。

宋玲抿着薄薄的嘴唇。都说嘴皮薄的会说话，宋玲就不大会说话。让对方一反击，她就更没词了。她只是感到这人说话挺好玩的，有点滑稽，这使她很想笑。

那人合上书。她看到书上用日文写的“张羽”二字。她离校前，学了一些日文，半猜半认，识得几个。书封面的标题，她认得其中有“高速公路”几个字。这使她增加了对张羽的几分尊敬。

“您是五设计院的吧？”她客气地用了“您”。

“你呢？”张羽反问她的。

“我？反正，大学里混了半年，分到这儿的……”

“培训班的？哦……”

张羽笑了一下，他笑的时候，唇角朝一边扯动，脑袋轻轻地一摇。——哦，他在嘲弄人！笑我是培训班的！瞧不上眼！宋玲心里有点发酸。

“这姑娘，培训班的，哦……”

好象，正是这句话，驱赶着她，匆匆地给家里写了一封信，提前赶到测量队来的，连她的好友冯小玉，她都没有告诉，就不辞而别了。

那几天，大学忙着欢送培训班的学员和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。气氛明显地有点冷落。自从一九七七年以后，招考的大学生一批批进校，学院对工农兵大学生显然不如他们进校时那么热乎了。宋玲参加的这一期培训班，大都是待业青年——高考的落选者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进校后这半年，总算学了一点东西。但由于培训班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，既

有高中生，又有小学生，所以，毕业生的实际水平，也是各不相同的。尽管如此，人们对他们的看法却基本一致。这当然不太公平。

毕业前几天，宋玲和冯小玉一起去订购国外公路新技术的书。离开学校，心里总有些依恋。她俩兴奋地以小跑步进了资料室。宋玲问那上了年纪的女资料员：

“同志，我们毕业了，订几本书，给我们寄到新单位，好吗？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不能寄。”对方甩过三个冷冰冰的“不”，没有半点回旋的余地。

宋玲脸上的笑容，倏然凝结。欢乐的离别，竟遭如此冷遇。她使劲地用牙齿咬住下嘴唇，才算没让发酸的泪水流出来。

走出门，听见后面有人嘀咕：

“这两姑娘是哪里的？”

“刚毕业的。”

“培训班的，哦，没考上大学，跑来混文凭的……”

宋玲已经忘记自己是怎么回宿舍的。躺在床上，她不安宁了：我当时怎么不反驳？我可以问她：“你凭什么瞧不起人？！”看她说什么。唉，我当时怎么没想出这句话呢？我真笨！……她从床上一跃而起。她真恨不得现在就去找那女资料员辩驳。现在去，怎么好说呢？已经时过境迁。况且，已经是深夜了。没办法。她常常是过后又想出许多有力的话，后悔当时没说，怨自己嘴笨，反应不灵敏，但又不好再去找人家。于是后悔，自己骂自己笨，折磨自己。这

夜，她辗转难眠……委屈和羞愧、自卑和自尊，几种感情交织在一起，使她思考了一夜——凡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，她是要执着而充满信心地去完成的——翌晨，当夜雾还未消散的时候，她在寝室里留下了一张纸条，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，便直奔青年测量队驻地来了。

……谁知道，她又遇上了瞧不起自己的他，而且是在刚来的第一天。

宋玲刚才还闪过一个念头，准备拜张羽为师学日语，没想到……她凄然一笑，嘴巴瘪了几下，说：

“比不上你们，我在培训班混了半年，……反正，我很笨，笨鸟先飞，总可以吧……”

声音微微发颤，舌头也不听使唤，心口上有股止不住的又热又酸的东西直往上涌，仿佛要从眼眶里漫溢出来……她赶紧低着头，加快了步子……她的脚撞着一块凸出的大石头，身子一歪，险些跌倒。

“喂，你别走呀，我的话还没说完。”张羽在背后喊。

她没有回头。不然，泪水就会夺眶而出——让人家看见，多难为情，说不定今后会成为人们谈笑的话柄。她心里委屈：到处受人歧视，被人看不起……她走得太急，肩膀撞在一棵松树上，那被松枝筛落的碎金般的阳光，在地上乱晃。